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橘洲 文苑

2026年10月23日 星期五

责编/张辉东
美编/王斌 校读/刘芳

编者按

从于都河畔的星夜出发，到黄土高原的胜利会师，90年过去，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走远。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橘洲》副刊连续推出纪念特刊，以一篇篇饱含温度的诗文，打捞硝烟里的信仰故事，致敬每一位向死而生的革命先辈，让跨越90年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脚下最坚实的前行力量。

一位父亲的革命信仰

王勇平

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的老师邀请我，前往慈利县零溪镇大水泉农庄“红色蹇家展陈室”，探访蹇家之父——蹇承宴的足迹。

说起蹇承宴的故事，大水泉老板如数家珍，那段红色往事便在他温润的讲述中跃然眼前。

蹇承宴，1871年出生于湖南安乡，8岁因安乡遭遇特大洪水，亲人大多遇难，他随祖母坐荷花大缸漂流逃难，辗转落脚慈利杉木桥。他从一根扁担、两只箩筐起家，稍有积蓄后便从乡下迁至慈利县城北门口。后来他又从事染布、煮酒、熬糖、制烟、做糕等行业。从一枚铜板积攒成万贯家财，成为当时慈利县屈指可数的富商。

彼时，重男轻女之风盛行，女孩读书几乎不可能。蹇承晏偏不信这个邪。大女儿因无女校可上，他便将二女蹇先任、三女蹇先佛、小女蹇先珍一个接一个送出慈利，远赴外地求学。

若只如此，他不过算一位开明的富商。可他还支持儿女走上一条当时最险的路——革命道路。

1930年，红军东征，蹇先任因怀孕留驻桑植，后被敌军“围剿”，潜回慈利，急于归队。蹇承晏二话不说，派内弟杨进元雇船，护送女儿奔赴湖北寻找红军。他又找到一位欠他数万大洋的生意朋友，恳请他出手相助，许诺事成之后欠款一笔勾销。数万大洋，当年足以买下半条街巷，而他却只换得一次渺茫的寻人希望。

1933年冬，他得知红军回到湘西，又让内侄黄其昌乔装成布贩，挑着布匹翻越莽莽群山，至石灰窑找到女儿所在的红军队伍。军长不禁感叹：“难为他老人家，世道这般艰难，还惦记着我们。天寒了，战士们正缺棉衣啊!”老人心里牵挂的，何止是自己的骨肉，更是那支队伍里每一个寒夜中的年轻身影。

1934年12月，红军攻占慈利县城，蹇承晏毅然将蹇先佛、蹇先超送入部队。蹇家一呼，乡里两百多名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军。壮大了红军队伍。

红军转移后，谣言四起，说蹇家暗藏枪支弹药与金银。当局抓捕了他的次妻杨氏。蹇承晏听闻后，主动投案，将妻子换回。受审时，问及为何送子女参加红军，他只淡然回答：“人各有志，子女长大了，我管不着。”语气云淡风轻，背后却是牢狱之灾的代价。

抗战烽火燃起，蹇先佛与萧克将年幼的儿子萧堡生托付给老人。蹇承晏怀抱孙儿逃难，不料日军烧毁慈利县城半条街后，又发动细菌战。堡生染上鼠疫，夭折在他怀中。那夜，老人抱着逐渐冰凉的孙儿，悲恸如刀，剜心蚀骨。他却擦干眼泪，写信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恳请转告女儿女婿，并嘱：“努力杀敌，不管家事，以国为家。”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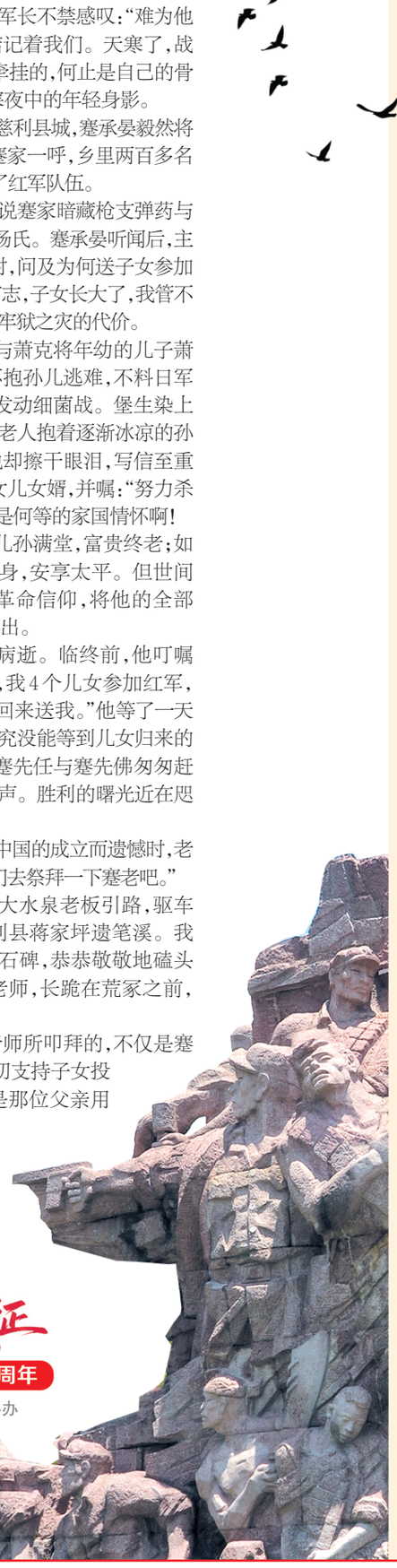
如果他顾家半分，便可儿孙满堂，富贵终老；如果他圆滑一分，便可明哲保身，安享太平。但世间没有“如果”。蹇承晏为了革命信仰，将他的全部——家财、自由、骨肉悉数捧出。

1949年7月5日，蹇老病逝。临终前，他叮嘱家人说：“我死后，暂缓下葬，我4个儿女参加红军，纵有牺牲，总该有一个活着回来送我。”他等了一天又一天，望着门外的路，却终究没能等到儿女归来的足音。在他去世一个月后，蹇先任与蹇先佛匆匆赶回，跪倒在父亲灵前，泣不成声。胜利的曙光近在咫尺，老人却再也看不到了……

我正为老人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而遗憾时，老师低沉的声音打断了我：“我们去祭拜一下蹇老吧。”

于是我们备好祭品，由大水泉老板引路，驱车前往蹇老的安息地——慈利县蒋家坪遗笔溪。我们拨开墓前杂草，对着那方石碑，恭恭敬敬地磕头作揖。特别是满头白发的老师，长跪在荒冢之前，久久不起。

那一刻，我蓦然明白：老师所叩拜的，不仅是蹇公的遗骨，更是那份不惜一切支持子女投身革命、为国为民的肝胆；是那位父亲用一生撑起的家国信仰。我更懂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他带我来，是要让我，作为一名教师，将这簇红色的火种接过来，传下去。



信念的远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一口井，一条路

志在飞

这里是红军小镇，保留着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完整的红军长征小道。

我们要亲自感受这条红军长征小道。

进入于都以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里山峦起伏，林木葱郁，山为竹林、松树和灌木所覆盖。

转过一道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山溪水上的一座木桥。讲解员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解发现红军长征小道的由来。在大家踏上木桥时，她播放了《十送红军》的歌曲。

1934年10月16日，红军跨过于都河向西转移。国民党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就在安远、信丰这一带，其中于都县祁禄山也在其中。1984年，罗开富徒步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来到祁禄山，我读过他写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祁禄山镇就是当年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地方。他在书中说这座山山高林密，山上野猪多、蛇多、猴子也多。

越往上走，树木逐渐变得高大，形成了茂密的森林。这里可能生长着松树、橡树、樟树、桐树、酸枣树等，它们的树冠相互交织，遮天蔽日，形成了一个凉爽而幽静的环境。

讲解员告诉我们，当年红军长征时，都是晚上行军。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准备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在祁禄山秘密行军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机关以及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共35000多人，沿着于都县通往安远、信丰古驿道的祁禄山段山路，留下近20公里的红军长征小道。我们走的这一段全长5公里多一点，是保存最好的一段红军长征小道。队友们认真地听着，用心地走着，也在思考着昔日红军战士行军打仗的场面。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沉重，仿佛能感受到90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秘密进发，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气氛。

密林中的小道上，阳光透过树梢斑驳地洒下来，形成一片片光斑。林间的空气清新，充满植物的芳香和湿润的泥土气息。当年红军长征时，都是晚上行军，因为国民党飞机白天出来侦察。听说晚上行军时只点亮三个火把，红军有序地通过这座高山。

我们的队友大都是有素养的文艺人才，他们边走边唱着红色歌曲，每到一个风景点，都会拍摄视频和照片。但大家走路都不敢懈怠，生怕不小心崴了脚。走在凹凸不平的小道上，可以想象当年红军战士们穿着草鞋，面对前方的堵截和后方的追击，展现出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走了一段后，在小道的旁边，有一口合抱大的圆井，讲解员说：那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喝过水的“思源井”。她这么一说，我们赶紧停下脚步。有人来到井边，用竹勺舀起井水喝起来，一边喝一边说：“好冰，好甜!”

有队友将手中的矿泉水瓶子装满井水，果真发现瓶子外面起了一层雾。

我蹲在井边，看到井台四周长满了水草。井水清幽幽的，井底深不可测。队友给我也舀满一瓶井水，我拿在手上，感到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水，冰凉冰凉的。我忍不住喝了一口，感到淡淡的甜香味特别凉爽入口!

我们继续往前走，密林深处的小道弯弯曲曲，一条山溪水也弯弯曲曲地跟着我们。不远处，但见一处战事工地，堆满沙袋和弹药箱。我们的队友赶紧站在旁边，摆出当年红军战斗的姿态拍照。在这条狭长的小道上，我们看到展板上介绍6名女红军在大部队离开后留下来打游击照顾伤员，后来因叛徒告密被捕，她们坚决不透露大部队的行踪，遭遇了严刑拷打等非人的折磨，信仰的力量至死不渝。每一块石头、每一处遗迹都承载着红色故事。我们都想留下一张张照片，带回家慢慢学习和消化。

红军长征小道沿途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古木参天，竹海浩荡，让人在感受历史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烈日似火，炙烤着大地。但走在红军长征小道却是密林蔽日，阴凉舒适。如今，红军长征小道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学习，带动着当地的旅游发展和村民增收。

走完红军长征小道，我们像是穿越了历史的时空，留下的脚印紧跟在先辈的足迹上……

寻找程翠林

刘正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时任浏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之俭同志约我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程翠林，曾用名程翠霄，红5军团第34师政委。1934年12月11日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他说：“你查找一下程翠林烈士的籍贯吧，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亲属。”

红5军团第34师政委，那不就是陈树湘烈士的搭档吗?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关键一战。前有湘江天险拦截，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敌军布下严密合围的口袋，意图把红军主力彻底歼灭于湘江东岸。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硬生生拼出一条生路。

江水滔滔，战火熊熊。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水被鲜血染红，江面漂浮着无数烈士的遗体，江水拥堵难流。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最为悲壮的是后卫部队红5军团第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他们在重重包围中孤军作战，全军覆没，以自己的牺牲赢得了主力部队的胜利过江，赢得了万里长征的最后胜利。

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政委程翠林以死殉国，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现在，师长陈树湘的故居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而政委程翠林只知道是浏阳人但乡籍难寻。

接受任务，回到办公室，我翻开了《浏阳烈士英名录》，一万七千个名字如群星闪烁。

《浏阳烈士英名录》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的浏阳英烈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牺牲地点和最后职务，籍贯一栏具体到了每一个乡镇和村庄。

而程翠霄烈士的籍贯，标注的是“不详”。

查找浏阳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中有《程翠霄革命烈士材料》，没有出生日期、原籍地址，只有参加革命和牺牲的年份。

我想到了查阅族谱。

我很快联系到了现在程氏祠堂的负责人程卫，一个95后的小伙子，毕业于985大学，现在打理着一家书院。

在古色古香的程氏宗祠里面，程卫焚香点烛放炮，请出了程氏族谱。

浏阳程氏在浏阳不算大姓，仅有一支。入浏始祖兴六公，南宋理宗时“由安徽歙县至湖北嘉渔过洞庭贸易浏阳县”而入赘王家，从此在浏阳繁衍生息，至今只有两千多人丁。

程氏家族的几位长者戴上老花眼镜，与我一起，逐页翻阅族谱，从中寻找“翠林”“翠霄”的字眼，寻找1907年出生的外出男丁。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对应的线索。

程卫不愧是95后的年轻人，他把“寻找程翠林”的信息发到了网上。

马上就有了很多信息反馈。

潘心元烈士的孙子潘定术先生留言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朱德年谱》中，有湘江战役朱德总司令给陈树湘、程翠林的电文。由此可见，陈树湘、程翠林作为搭档的身份是确凿的。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央苏区人物志》记载：“程翠林，湖北阳新人……”这是新一种说法了。为此我联系了湖北阳新县的党史同行，确认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文友小余在《南靖文史》第十六辑中找到了一篇李湘君写的文章：《鱼水情深——记黄瑞坤与程翠林的革命情谊》。文中写道：从1933年春至1934年深秋，程翠林和漳州南靖乐土乡赤卫队长黄瑞坤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特别还提到了程翠林写给黄瑞坤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第一封信中写道：“皮红心红的种子给我多选多留起来。我这边一片大荒地正开垦……需要这种豆籽来播种。”最后一封信写的是：“我家要迁移到北边定居……开垦更大片荒地，……到达后才给你信……豆生长差，要耐心培植……盼茂盛……”只言片语，是不是在暗示革命的形势?“迁移到北边定居”，是不是暗示要去长征? 文中没有说程翠林是浏阳人，反而说程翠林有浓重的东北口音，也许黄瑞坤将浏阳口音误认为东北口音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雨盘然：朱良才上将回忆录》，有开国上将朱良才对程翠林的回忆。朱良才上将曾在红34师任职政治部主任，是政委程翠林的部下，他在回忆录中明确记录程政委是浏阳人，他说陈师长和程政委都是好同志。

兜兜转转，始终没有搞清楚程翠林的乡籍，更谈不上找到他的亲人了。

我只能向张之俭同志抱歉地说：我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英雄!

他有文化。他与乡赤卫队长互通书信，喜欢“皮红心红的种子”，希望“开垦更大片荒地”。

他有担当。他和陈树湘带领全师将士死死钉在阵地上，没有援军，没有退路，没有补给，无一人退缩，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

他不孤单。湘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的烈士名单中，浏阳籍574位，其中有24位至今乡籍不明。

浏阳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那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浏阳的人口减少了20万，无数仁人志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无数英雄儿女牺牲在革命的征途中。

但是，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只有一万七千人，无数的革命者成为了无名烈士。

广西灌阳县烈士陵园内立了一座特殊的墓碑，碑上没有姓名，碑座上镌刻了这样一行文字：“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浏阳程家祠堂里钟鼓齐鸣，鼓乐阵阵，程翠林烈士的神位牌被请到了神龛之上。

程卫与我说：“不管他原名是什么，不管他姓什么，程翠林烈士是我们浏阳老程家永远的骄傲!”

永远的战友

刘向阳

晚霞凝成暗紫，由远及近收拢，消弭于黑夜。炊事房前生起一堆大火，红彤彤一片，欢笑声不绝于耳。邓骁腾抱着胜利离开炊事房，绕过一片帐篷，漫无目的朝前走，直到万籁俱寂才止步。荒村野外，人烟稀少，胜利哭声响亮，邓骁腾嘴里说着“胜利别哭”，心里却想着战马，似有一把钩子抓心挠肺，痛彻骨髓。

邓骁腾是龙城南正街人，他家隔壁有一幢独立院落，青砖灰瓦，飞檐封火墙，天井银杏树，庭院回廊曲折。少年邓骁腾不喜私塾，考入东山高等学堂，接触到了新学，思想成熟，追求进步，梦想成为一名军人，像邓禹一样建功立业。此后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红军指挥官，与一位江西姑娘结为伉俪。

部队行军途中，妻子生下儿子胜利后出了好多血，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孩子，她就死了。那时候，邓骁腾正带领小分队诱敌深入，沿着大山兜圈圈，掩护大部队突围。几天后，小分队归来，邓骁腾见到了儿子，抱着他左看右瞅，举得高高的，然后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润湿了双眸。

部队迂回前进，爬雪山，过草地，穿越封锁线，带着孩子是个累赘。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孩子一旦哭闹，队伍行踪暴露，就会造成人员伤亡。有人劝邓骁腾，团长，你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照顾吧，等到战争胜利了再来接他。邓骁腾眉毛一拧，怒目相向，说：“我老婆没了，我不能没有孩子……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咱们打仗还有什么意义?”就这样，邓骁腾一直把胜利带在身边，战马成了胜利的摇篮——马背上装个篾筐，一路颠簸，翻山越岭。战马毛发棕黄，头尾白色，双耳峻峭，四蹄风轻，嘚嘚哒哒。

部队过草地，粮食快没了，战士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胜利更是饿得哇哇叫，嗓子都哭哑了。昼夜行军，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东西咋行? 好久不见肉星子，有人建议宰了战马，让战士们开开荤，给胜利补充营养。还有人附和，反正一些辎重物资都丢了，队伍轻装简行，没马不碍事。邓骁腾剑眉倒竖，双目怒睁：“你们要杀马，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它不是马，是战士，是咱们的战友。我不同意!”

邓骁腾余怒未消，脚底生风，前往帐篷看望伤员。掀开帘子，一股浓郁的腐臭味扑面而来，一位戴口罩的卫生员正在给人抹药水；躺在木板上的伤员眼神黯淡，嘴唇干裂；吊着绷带的伤员哼哼唧唧，身子瘦成了皮包骨……目睹一张张被伤痛和饥饿双重折磨的面孔，邓骁腾的心情格外沉重。经过一番思考，他同意宰马了，然后抱着胜利匆匆避开。

炊事房前，干柴毕剥作响，大火熊熊燃烧，铁锅内开水翻滚。几个力气大的战士用绳索捆牢四条马腿，马嘴套上笼子，齐喊“一、二、三”，就把马放倒在地。炊事班长操起一把锋利的刀子，刀尖伸向马脖子。

“等等，马不能杀!它是我们的战友，没有它，胜利早就没命啦。”邓骁腾突然发疯般跑过来，命令战士解开绳索，摘掉笼子。他爱怜地抚摸着马，马低首蹭他，甩动尾巴，马眼溢满了泪水，湖水般闪亮。

有一次过河，胜利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眨巴着晶亮的眼睛，一双小手在空中舞动。邓骁腾上前捏捏他的手，摸摸他的脸，胜利格格地笑着，河水欢快地淌着。温馨时光稍纵即逝，一架敌机从山那边飞来，子弹雨点般落下，河里水花四溅，队伍慌作一团。邓骁腾顾不得胜利了，沉着指挥队伍迅速过河，并组织机枪手扫射敌机。战马受惊，胜利大哭，晃动中险些落水。一名战士蹚水拽马，另一名战士保护胜利。距岸约二百米时，牵马的战士中弹牺牲，鲜血染红了水面；另一名战士身负重伤，仍拖着一条腿，把马拽上沙滩才倒下。机枪手打退了敌机，队伍安全过河，胜利在“摇篮”里眨眼睛，也不哭了。

“同志们，咱们没吃的就多挖些野菜，摘山果，啃树皮，粮食留给伤病员，我相信会挺过去的。”邓骁腾说完牵着马走了。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几天，邓骁腾带领百多人阻击马匪军，战斗十分惨烈，邓骁腾跃马杀入敌阵……

英雄跟党一路歌（组诗）

刘晓平

一生向党

褪去旧时的高官与戎装
把整支队伍，悉数交付信仰
听党一声号令
赣江岸边，炸开第一缕反抗的火光
枪声撞碎沉沉暗夜
初心钉牢鲜红信仰
此生认定，党旗在前
便以血肉，开辟救国的征途

桑植星火

烽烟折戟，未折忠诚
遵从党的嘱托，踏遍险路回乡
深山收拢工农子弟
一把火种点燃桑植山乡
湘鄂川黔铺开红色疆场
再筑根据地，扎根土家山岗
纵经千难万苦
跟党走，星火自会漫过峻岭山梁

万里长征

奉命掩护主力，巧布乌蒙战场
风雪裹住征衣，初心从未摇晃
红二方面军，紧随中央北上
踏金沙、越寒荒，不惧前路茫茫
一身肝胆交付征途
笃信跟着党走
革命之路，终会走向光明

忆陈树湘

朱世平

恶浪红波湘水寒，
孤师铁卫欲归难。

身俘不短英雄气，
肠断犹怀壮士肝。

廿九华龄魂远麓，
六千闽越骨荒滩。

莫嗟头项空悬望，
霜后枫摇万树丹。

《断肠明志铸忠魂》
谭小平 画

